

人物專訪



為民發聲 鐵漢柔情

▼黃元綜合不同年代記憶，重現黃新波的小小工作間，左邊那幅油畫人物正是黃元 本報攝

▲黃元攝於香港文化博物館外，黃新波版畫展的宣傳條幅前 本報攝

黃元憶父黃新波 藝術歷程

雖說當下是幸福富裕的世代，社會依然存在着貧富懸殊、恃強凌弱、正邪難辨的現象，不知道有沒有藝術家願意描繪社會低下層人物，刻畫被欺侮的一群？如果黃新波在世，可以想像，他會廢寢忘餐、不眠不休，用他擅長的版畫藝術，為低下層人士吶喊、對違反公義的事情抗議！

在抗日戰爭、國家貧弱的年月裡，黃新波就是用一把刀、一塊木板，銘刻出人間疾苦、生靈塗炭。現於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的「深刻人間——黃新波的藝術歷程」，可讓生活在繁榮安定下的人們了解到，曾經，有許多人飽受壓迫；曾經，有藝術家為民請命。

童年生活 記憶猶新

訪問黃新波的女兒黃元當天，香港文化博物館剛巧閉館，我們在館外的石棧上，面對着四幅展覽宣傳條幅詳談，差點午飯也忘記了吃。由黃新波的人生講到作品，由香港講到桂林再回香港，由抗戰到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由她的成長講到父女關係……幾乎不用記者發問，黃元滔滔不絕、毫不保留的分享傾訴，可想而知，黃新波是她人生中從沒離開過的話題、主題。

在香港出生的黃元，在一九四九年跟隨父親回內地生活，不見了出世紙，後來無論如何也找回資料申請香港身份證，既為了享受香港人的出入自由、出版自由，還源於她和父親跟香港的一份獨特的緣分與感情。「父親在戰後香港那內地和平安寧的日子裡畫了三十幅油畫，創辦了人間畫會、人間書屋；回短暫生活後又於一九六一年來過香港，對香港特別有感情，回廣州又為香港畫了一組畫；爸爸在「文革」後期創作的版畫，內地無法展出，卻有不少香港的報刊替他出版。這次又為爸爸舉辦如此大型的展覽。所以說，香港是內地的文化橋樑，曾經在幾個時期



▲黃新波一九四七年於香港，攝於所畫的油畫旁

集中了全國文藝精英，中國好的藝術都有香港支持，香港對文化歷史的尊重，是拯救現代中國文化藝術的寶地。」

在香港的生活雖是小時候，黃元卻記憶猶新。一九四五至四七年黃新波一家人居於跑馬地，幾年前黃元再去故居懷舊，慶幸建築物仍在。他們又住過旺角花墟道，甚至獅子山下，詳細地點已不清晰，原來「在獅子山下住的屋子沒有門牌的，旁邊有間師姑庵。記得媽媽帶我去山溪邊洗衣服，我竟見到小老虎，媽媽還不相信。後來回廣州，才看到報道說獅子山上有老虎，叫行人來往要小心，那時還真有此生態環境。」

關注社會 成為習慣

對於黃元來說，童年的味道是甜的，因為每當黃新波去飲咖啡，都帶女兒一起去，她最愛的飲品就是「沙士汽水」，她露出回味的神色解釋：「是那種黑色有點像可樂的汽水。」

黃新波無論教畫、畫畫、寫生，都讓小小的黃元跟着，偏偏沒有順



▲黃新波四三年作品《期待》，在黑暗中祈許希望



▲黃新波（後排右一）與太太章道非帶着小黃元參觀「人間畫會」展覽

道一起教她畫畫，雖然黃元很愛畫畫，卻很欣賞父親的「開放式」教育方式。她說，黃新波對子女教育非常自由，即使是小朋友的意見也很尊重，從不教、從不鬧，只是用行動影響女兒，在潛移默化中讓黃元養成終生的習慣。

「很感謝成長過程中爸爸給予的環境，培養我熱愛讀書的習慣，他送給我第一本書是英國兒童叢書，我保留至今。小時候爸爸買好多書，每到書店總帶我去。放假、有空便打開爸爸的書櫃看書。十三歲已讀意大利名著，艾捷爾·麗蓮·伏尼契的《牛虻》，好厚的一本，被主人翁革命獻身精神感動。我開始懂事已看小說了，印象深刻的是描寫俄羅斯年輕人如何保家衛國，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還有十九世紀大文豪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著作。後來上學了，不論暑假寒假，都看十多本書，成為習慣，爸爸對我的影響，受益非淺。」

除了閱讀的良好習慣，黃元分享道，關注社會，亦是黃新波在藝術與生活上的習慣。黃元說，黃新波曾是新聞記者，每天早上六時都聽電台的新聞廣播，晚上十二時又聽了才睡，「未入「牛欄」時，爸爸戴着口罩去街邊看小字報，被打倒後仍關心社會。「文革」結束前，香港朋友偷偷帶一些有敏感社會題材的雜誌來，他放在枕頭底。爸爸從來不想在象牙塔內。改革開放後，爸爸的藝術創作描寫科學、社會發展，很具前瞻性。」

留下遺產 彌足珍貴

為民發聲的版畫，反映黃新波的英雄氣概，面對家人時，卻流露出鐵漢柔情，黃元動情地說，「爸爸比媽媽更媽媽，我已做了媽媽，他竟幫我擦皮鞋、執行李，怎不感動。」這令記者聯想起提拔培養黃新波的魯迅那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在展覽現場重現了黃新波的窄小而簡樸的工作室，黃元說，那時沒人願展出父親的作品，他就送給朋友、郵遞工人、修理水喉工人，仍堅持創作。黃新波一九五一年被委約為北京歷史博物館創作以廣州起義為題材的油畫，最近被發現仍藏於國家博物館；黃新波有一幅版畫自畫像，後來又在家中發現。黃元不斷整理著黃新波的材料，盡量為日後研究黃新波的人留下資料。「這才能放下肩上的十字架。」

人來世間走一趟，離開之時，可以留些什麼給後人？千億身家？名譽地位？生活智慧？對於黃元來說，黃新波留下最彌足珍貴的遺產，相信不僅是用心力深刻的版畫藝術作品，還有他對民族、國家刻骨銘心的愛；對於人間，黃新波所留下的，不僅是才華洋溢的獨創性，還有代表著那個年代的藝術家們忘我的奉獻精神。

本報記者 洪捷



▲一九七七年黃新波帶病創作《春華長艷》以紀念「四人幫」倒台，特別為玫瑰套上鮮艷的紅色

展覽：深刻人間——黃新波的藝術歷程
展場：香港文化博物館一樓專題展覽廳五
展期：即日起至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創作不斷 坎坷人生

傳說女兒是父親前世的情人，是否屬實沒法證實，黃元就和黃新波通了數十年的「情信」。十六歲升讀大學時，黃新波約定一周一信，黃元大小事情都和父親商量，常得到鼓勵。偶然太長時間不回信，黃新波就會催促，兩人的通信一直堅持到黃新波去世。「這些信對我而言是無價寶，「文革」時怕抄家被抄走，交給朋友保管，還被斥為轉移黑材料。」

嘗透人間悲苦

黃新波的人生，抗戰、解放戰爭、「文革」，像許多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那樣，嘗透人間悲苦，因此與親人之間的心靈，更加靠緊、親暱。黃元每談起父親遭遇的不幸、挫折，總會不厭其煩地替父親申訴。例如一九四六年於香港舉行的「六人畫展」中，黃新波一批受畢加索風格影響的城市題材油畫，被批判為缺乏戰鬥意識。黃元解釋說：「批評父親的人受到蘇聯日丹諾夫的思想影響，認為藝術是武器、是工具，一定要奮鬥爭性。但人間畫會的宗旨就是人道精神，而革命的終極目標亦應是人道主義，畫會的宣言也是提倡用各種藝術手法來表達人間的一切，爸爸的畫根本沒有違背人間畫會的精神。」黃新波雖不開心，也不辯解，於一九四七年繼續展出這批油畫。

這批已呈殘破刮花的油畫在黃新波去世後，才於家中發現，在這次展覽中，向參觀者默默訴說畫者的坎坷。

到了「文革」，黃新波更因早年參加英國東南亞盟軍心理作戰部工作，被指控為「帝國主義文化特務」，牛棚、農場、幹校都捱過，一九七一年被折磨得身心俱殘地回到廣州。黃元說：「爸爸在這段時間的非人生活，隻字不提，我只能從旁人轉述中了解。」

家人同受苦難

黃元至今印象深刻的一次，是黃新波被釋放不久，一家人和同樣受過苦難的鄰居們，在庭園內靜靜的舉行了一場「演唱會」。「我在北方回來探爸爸，鄰居們也會被鬥過，這時氣氛較為鬆動些，大家在大院內舉行音樂會，我們不敢開着大燈，唱孤耳的《同學歌》等革命歌曲；除了粵曲，我未聽過爸爸唱歌，這晚爸爸唱了一首《馬賽曲》，而我，心中感到前路茫茫，所以唱了《十二月黨人之歌》，是俄國在十九世紀末的歌曲，內容悲壯感人，希望鼓勵自己。」說着，黃元邊記邊哼，唱出了幾句歌詞：「忍受莫大的艱難與艱苦，你光榮的生命犧牲，在我們艱苦的戰爭裡，你英勇地犧牲了生命，英勇！」

十年浩劫中，黃新波沒有犧牲性命，卻剩下病弱身軀。被釋放回家後，他堅持創作。黃元說，父親血壓高，然而，即使臉部抽搐，手震心絞痛照樣創作，他曾說過「事不空過，路不空行，無論到哪儿都要有收穫。」



▲一九七九年《月夜樺槌島》，浪漫的調子反映黃新波在改革開放後的喜悅

一生刻版畫逾六百幅

黃新波於一九一六年一月十九日出生於台山一個美國華僑工人家庭，原名黃裕祥。三歲隨家人移居香港，十二歲隨母返鄉。十六歲在校刊發表抗日評論被學校開除，被政府通緝，輾轉逃到上海。十七歲時在四川路內山書局認識魯迅，後得魯迅賞識並資助出版《無名木刻集》，並介紹給文學界認識。

一九三五年，黃新波赴日留學，次年回國，成為上海木刻工作者協會發起人之一。一九三八年於廣州《救亡日報》任特約通信員；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在桂林為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主持人之一，後撤退至香港，於《華商報》任職，後重返桂林、昆明從事抗日活動。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他回香港擔任《華商報》記者，繼續木刻及油畫創作。一九四六年，他發起創立「人間畫會」及「人間書屋」。一九四九年，黃新波回到新中國成立後的廣州，先後擔任過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廣東分會主席，廣州書院及廣東書院院長等職務。

「文革」期間黃新波身心飽受摧殘，一九七一年才從「五七幹校」回家。一九七二年，香港報刊開始重新刊登黃新波新作，如《星火燎原》、《心事浩茫連廣宇》等。一九七七年，三聯書店出版黃新波畫集《春華散記》，並舉辦「黃新波版畫原作展覽」，一九七八年，「黃新波版畫展覽會」在深圳舉行。

一九八〇年，黃新波為廣州《羊城晚報》復刊創作最後一幅版畫《走出溫室的玫瑰》，同年三月七日於廣州病逝，終年六十四歲。

黃新波於一九四一年與章道非結婚，育有兩名女兒，黃元與黃郁文。一生創作了版畫六百多幅，出版畫集十六冊，另有油畫、漫畫、詩歌與散文。黃元為這次舉行的「深刻人間」展覽，出版了《黃新波在香港：刀筆 畫筆 文筆》及《深刻人間——黃新波版畫集》。